



## 蘇進南

臺東區醫療志工

文／洪靜茹

從守護航空安全的塔臺臺長，到養護中心的創辦人，蘇進南上半輩子的軍旅人生，橫跨天空到陸地。因著太太的一場病，結緣慈濟，兩人成為臺東地區環保志工的火車頭，賢內助更花六年的時間等待，將他度進慈濟門。走入醫院服務後，看盡生命無常，慣於發號施令的軍官，一步步在人間疾苦的現境中反思修練，以悟得的慈心福意，捐出下半場人生安身立命……

放下身段  
悟得柔軟慈心

二〇二〇年新冠肺炎防疫期間，七十七歲的蘇進南師兄，與同梯報名、來自宜蘭和臺東地區的防疫志工夥伴們，駐點在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出入口，協助管制勤務，一邊要提醒來院民眾拿出健保卡以備讀卡，不時也要為行動不便的求診病人張羅輪椅或推床，休息用的塑膠椅也被他請到一旁備而不用，笑笑回說站著「卡厚做代誌」（比較好做事），一旁的男眾志工連聲補充說蘇師兄是大夥裡最年長的，但硬朗耐操程度絕對不輸年輕人。

### 鄉下囡仔奮鬥到塔臺臺長

雖說定居臺東超過四十五年，但一九四三年出生的蘇進南本是屏東東港人。「阿爸是工地臨時工，為了養大我

和三個弟弟，媽媽也得不時到碾米廠挑米糠賺取微薄工資。」身為長子，小時候就挑過磚頭、踩過三輪車，國中畢業考取高雄高工補校便開始半工半讀，晚上上課，白天就在建築工地打工，收入多少幫忙家計。「家庭環境如此，從小這樣看父母的辛苦，早早體會到凡事要靠自己。」

十九歲高職畢業後隨即入伍服兵役二年半，眼看就要當完兵了，現實問題迫在眼前，心想難不成還要拜託人家幫忙找頭路？哪裡來的人脈和背景？正好看到軍校招生簡章，盤算著就學期間有供應食宿，分發服務後有固定俸給，一心想要自食其力不求人，決定成為職業軍人，「我算是聰明的學生，念書可以速讀、很快抓到重點的那種，就瞞著家



疫情期間，蘇進南師兄駐守急診出入口當防疫志工，仔細為就醫民眾服務。攝影／謝自富



蘇師兄與太太賴阿柳是臺東區環保志工的火車頭，兩人同心做資源回收。攝影／林素月

裡，報考空軍通信電子學校（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前身）。」

當時家裡老一輩的觀念認為，好像是沒有什麼出路的囡仔，才去讀軍校。

「阿爸一定會反對，只好偷偷報考，知道我考上了，他還是不贊成，入學前我擅自拿他的印章去蓋印，哈！他就沒辦法了！」憶及往事，蘇進南笑彎了眉眼，看似唱反調的行為，背後是減輕父母重擔的心意。蘇爸爸只能接納兒子的選擇。「阿爸跟我只有一個約定，就是不能中途跑回來，所以再苦我也要讀完。」二年半期間在東港受訓、岡山上課，一九六八年即分發到花蓮機場管制塔臺服務，因為有軍眷補給，自此家中經濟總算安定一點。二十五歲的蘇進南也在此時結婚成家。

其後因應業務需求，輪調到屏東、桃園、臺南等地，也從少尉、上尉再升到中隊長，三十二歲那年調到臺東就任塔臺臺長，為了讓家庭生活安穩下來，便帶著太太與二兒一女落腳東部小鎮。

### 中年轉職社工 扶弱助殘

一九八九年，告別二十一年的空中守門人生涯，四十六歲的蘇進南申請退休，經由國防部特考轉業到馬蘭榮民之家，當起輔導員，照顧退除役官兵前輩。八年後，退輔會與後來整併入內政部的省政府社會處合作，成立「慎修養護中心」以照顧和收容中低收入老人及身心障礙者，蘇進南以馬蘭榮家祕書室主任的身分，兼任慎修的創辦人與第一任主任。

為了充實社服實務知識，他自主到臺東大學進修社工學分班的課程，「慎修的組織架構裡面有社工、教保、看護等等成員，必須要有能力統合起來帶領大家。」一板一眼的軍人，跨足社工領域，不會落差感很大嗎？他笑答是天意安排，本身正義感使然也算，無形的內在驅動力很難用話語來形容，只能說非做不可。「對於照顧身障的人、或是老榮民，就像佛家說的『現境』，那個境啊，給我們看，感受很深。」因為有心，重新學習陌生專業並非難事，年齡也不是門檻，「我是管制飛機出身的，頭腦要很清楚」，所以體察到人間疾苦，更要能夠保持清心明目為個案找對資源提供適合幫助。

## 做慈濟 臺東環保先驅

而他與慈濟的因緣，乃自三十一年前，太太賴阿柳因肝病在臺東省立醫院住院休養，看到了《慈濟道侶》（今慈濟月刊），心受感召下，便加入慈濟會員並開始勸募。一九九〇年，賴阿柳師姊響應上人「以鼓掌的雙手做環保」，說動先生一起展開了資源回收行動。「所以臺東環保的火車頭，就是我太太。她為了要度我進來（慈濟），等了六年，一九九五年底，我們才一起受證。」

「那個時候臺東人普遍對環保的概念都還很陌生，塑膠袋往水溝丟，下雨天一堵塞，淹水了就怪政府，我就很不



走入校園推動減廢，帶著師生將剩餘果皮製作成可當清潔劑使用的環保酵素。攝影／吳世銘

認同。現在不做環保，以後誰來做？我們開始是抱著這樣的心態投入。」他與太太利用白天、晚上收，假日兩人一起去。還有到學校、到社區，掛布條、做宣導、去招募，兩人小組就這樣走進大街小巷，一步步推動環保。

「我每天早上五點鐘就出發去收，載回來，放好了，再沖個澡，七點半前再趕去上班。」下了班，蘇進南穿著西裝、開著轎車，繼續在夜色中穿行做資源回收。

「後來有一些志工加入了，透過排班分工，有的人白天會先載到定點，沒有載完的，晚上七點鐘我下班再去接著載，假日就幾個人分路線跑遠一點。」除了在馬蘭榮家裡面設立資源回收定

點，夫婦兩人也透過聯繫協商，將自宅旁的公有荒地，取得暫時使用權，在志工合心協力整理下，開闢成慈濟在臺東第一個環保站，直至二〇〇一年才功成身退，遷移到今日臺東靜思堂旁的空地繼續服務。

做慈善，面對不同的聲音也要有處事的智慧。像是工作單位的同仁以為他生活過不了了——怎麼自己的主管在檢回收！也有人說不要跟孤老弱勢搶回收，「就是考慮到要以他們為主，所以路線、時間點都有考量過，等於是剩下的、沒人要的我們才去接手，不然又被當垃圾處理了！我們是有注意到這些問題的。」還有民眾好奇回收物的流向，自發性跟著志工們實地走訪以求證。



二〇〇七年八月聖帕颱風帶來連日豪雨，慈濟志工前往災區慰問，蘇師兄在海端鄉公所臨時收容中心關心村民病痛。攝影／康國俊

「人家不曉得，或者是有誤會，就是要好好的澄清說明，做環保是為了愛惜物命，賣得的收入，我們是拿去做救人的工作。」

### 陪病見照護用心 建立養護中心服務範本

一九九二年，阿柳師姊出車禍腳骨折，送到花蓮慈院動手術，住院三個月期間，蘇師兄每日下了班就開車來花蓮陪伴太太，凌晨三點多再開車回臺東準備上班，往返如斯。「那時慎修養護中心剛起步運作，很多事情沒有現場張羅不行。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了，我在這邊等她開完刀出來，又趕回去為住民做防颱……」蘇師兄以自己的辦事風格為傲，「我拚命三郎啦，做任何事情一定做到最好。」

治療上，有陳英和名譽院長、于載九醫師詳加解釋和安排，陪病期間，他更感受到慈濟醫療照護的完善。「因為要開夜車，我晚上幾乎沒什麼睡，就看護士每兩個鐘頭就一床床的檢查點滴、量體溫，有的還要換尿布、發藥等等工作，很多床吶！當時為了建立慎修照護團隊的值夜班制度很傷腦筋，我想醫院的照護明明比養護中心複雜多了，怎麼會辦不到？回去後就宣布，不然我帶大家去參訪慈濟醫院，學學人家怎麼做。他們本來意見很多的，後來就沒有再提了。」事後也證明他當初的堅持是正確的，服務模式建立起來，家屬才會放心把需要照顧的家人托護。

另一方面，他也觀察到，有一些從臺東來的長期住院病人，造成醫院不少照護人力上的負擔，日後便與花蓮慈院社服室建立起合作的橋梁，讓一些符合低收老人或身心障礙者資格者，轉介到慎修養護中心接手照顧。「那時候我還沒有戒菸，社服室的顏靜曦師姊總是勸我不要抽了啦！她到現在還認得我是那個慎修最早期的主任，但是不記得我名字。因為是我向她做中心簡報的，哈哈！還有現在在大林服務的黃明月（靜力）師姊，也在這裡認識。」

太太的腳傷，讓他在花蓮慈院看到護理師的服務而感動，與慈濟的因緣也更加成熟。「本來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，在榮家也是做助人的工作，修行上並沒有特別想進入哪個界。但看我太太為了推環保，踏進一家家機構教他們怎麼做分類，把臺東的公部門這樣帶動起來。咦？她都是為別人在做，不是在為自己？這五、六年下來，感受到這個團體是走入人群行菩薩道。心想，好，我就跟你們一起走。」立願與太太正式踏入慈濟門。

### 二度榮退 被太太「捐出來」

一九九九年，經營裁縫店的太太在結婚成家的兒子支持下，決定把店面收起來，全心全意投入做慈濟。到了二〇〇六年，他們家有兩件大事發生，其一是蘇師兄升格當阿公，其二是在七月十六日這天二度退休，太太做了一個決定當作送他的榮退禮：「把你『捐出去』

好了！換你安心的去做慈濟。我把家裡跟孫子這邊顧好。」太太的成全，讓他無後顧之憂，又能彼此補位。「其實去訪視的時候，我們還是抱著孫子一起去！不然為了讓我出門，太太只能在家顧孫，關懷工作這樣停下來，這個我們放不下嘛！很感謝我家師姊啦！」

六十三歲正式離開職場，原本的環保站之外，也開始當起醫療志工，起初每週二到關山慈院服務，之後「每個月第三週固定到花蓮慈院當醫療志工，每次一來差不多都留半個月，自動延長服務這樣。」再後來更承接臺東地區的慈濟醫療幹事和培訓幹事。二〇一三年，七十歲的他又接下了訪視幹事。笑稱既然人家找，正好自己也有社工專長，踏實付出最有福，最要緊的是愈做愈歡喜。

### 剛強傲氣到縮小自己

「我以前很兇、急躁又會罵人，塔臺工作壓力大，我們出身部隊的阿兵哥厚，休班的時候就難免……」脾氣大，賭博、菸酒檳榔不離身，然則他個性海派、重義氣，總是像個大哥般照顧軍中同袍，在行伍裡的追隨者眾多，即便之後轉換職場，也多被委以重任主事。

蘇師兄自認性格有很軍人的那一面，像是重紀律，但是另一方面也富有同情心，像是小學時期就會伸張正義，去保護被欺負的小孩。盡量不跟人起衝突，但是必要時也會挺身而出。因著這副俠義心腸，不論身處任何環境，蘇師兄都願意助人濟困解危，儼然成為團體中的

領袖人物。

「有幸能走進慈濟世界，不斷的接受改變和修正，不然我還是站在高空上，不會知道要下來。」不好的習氣，一一都「前腳走、後腳放」了，包含最難改的脾氣。

「環保像是我踏入慈濟的暖身，到後面愈付出愈有心得，改變自己的某些部分，還是一樣保有原則，成為現在的蘇師兄，已經不是以前的蘇主任了。」

二〇〇〇年期間，蘇師兄參與九二一震後組合屋的援建工程，自己開車又載人過去，一整個星期待在南投搬建材，下一週回來辦公，再下一輪又過去繼續幫忙搭蓋，三十天的公職休假，就以一週為單位，集中、分次全部請掉。他說這種粗重的活，進塔臺以後就沒做過了，雖然很累，但是做得很開心。

二〇一二年在花蓮縣立德興體育館舉辦的《水懺》演繹，宜花東區慈濟志工及醫療志業體共千位的演繹菩薩手語說法，蘇師兄也是其中之一，領會到慈悲喜捨的精義，「我一比《水懺》演繹就哭了，為我的傲慢、強勢而懺悔。」蘇師兄發現，真正要縮小自己，放下身段，深切感受要轉變多不簡單。

而與生俱來的領導能力，延續到志工生涯上，帶頭做，勇於承擔。

### 鄭重其事 精準示範勤教學

每次帶隊來當醫療志工，他總是把夥伴們帶到現場走一遍，仔仔細細從頭講一遍，小至病房棉被要怎麼摺好、病床



二〇一六年七月臺東靜思堂尼伯特颱風防災協調中心會議，副召集人蘇師兄與志工展開災後關懷的討論。攝影／黎恆義

要怎麼推；大到要怎麼協助護送具感染性疑慮的病人到隔離病房，都有一套作業標準。「我是從照護機構來的，也常常接觸醫院的病人，所以比較警覺。我常跟志工講，在急診室幫忙，一定要保護好自己，看到醫護戴上N95口罩時，代表是高危險情況，就要保持距離，執行任務時也要戴上手套和防護裝備，看到流血滿身的也是，要防範感染。」不只如此，拿嘔吐袋接觸病人時，要側臉保持角度和距離，避免發生噴濺病菌往自身口鼻身上衝……蘇師兄對這些必要必知的常識如數家珍。

另一個常提醒志工的是要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，「治病，專業的是人家這些穿白色制服的，我們是來服務、來協助

他們的。當醫師在和病人、家屬討論病情時，就不要拿個人的經驗介入。」支援、膚慰、陪伴，才是志工的工作範圍。

「過去在部隊裡管制飛機，養成習慣一分一秒都要非常精準，很計較每個地方。但是做志工都是義務的，人家會想『為什麼要聽你的、受你那套的要求？』況且又不見得有成效，搞不好就變成應付過去，所以後來一直在調整說話的方式，好讓別人可以聽得進去，講一遍不會，就多講幾遍。」蘇師兄總說自己有職業病，比較囉嗦又龜毛一點，但多年來已培養出絕佳默契的夥伴們都明白他是求好心切，希望大家把握原則、熟能生巧，一旦遇到突發狀況才有能力應變。

### 忠於所託 關懷病人護送檢體

深受信賴的蘇師兄還承接了從醫院延伸出來的追蹤關懷任務。有一些臺東來慈濟醫院治療的腫瘤個案返家後，他受託前往後續訪視，一旦發現個案有困難，他也會回報慈濟基金會，評估是否能提供慈善方面的協助。花蓮慈院腫瘤個案管理師謝樹蘭也說，「甚至有病人突然之間沒有再回來接受治療了，打電話都聯絡不上，無力之下求助，師伯總是發心全力以赴，想辦法找到人，了解

對方的情況回報給我們。這十年來，臺東地方的癌症病人關懷多承蒙他勤跑走訪，真的很感恩。」

如同最近為了尋訪罹患頭頸癌和食道癌的失聯個案陳先生，就算手邊只有地址也勇闖不知名的深山茂林。他本是平常心邀太太一道去「觀光」，沒料到「從巒山進去延平鄉，快到東河鄉的交界處，車開了兩個多鐘頭，還打電話找市民代表一路問，光是一個鄰就爬了兩三個山頭，長滿青苔的山路很滑，斜坡很陡，還有土石流！一邊找一邊想，他是



二〇一九年馬來西亞謝姓僑生在蘭嶼發生溺水意外，家族成員化小愛為大愛同意器捐。蘇師兄（左一）一路陪伴謝同學的家人來到花蓮慈院，器官移植暨勸募中心李明哲主任（左四）攜醫療團隊相迎。圖／蘇進南提供

怎麼樣來到醫院的？這麼危險又辛苦！想必來一趟的開銷也不少！那他現在一個病人，住在這麼偏遠的地方，萬一怎麼了，無人問問，怎麼不令人擔心！」好不容易找到人，苦心開導，「醫院非常關心你，因為你需要再長期做治療，我們希望這是一個追蹤，你最好還是完成療程，假如有困難的話跟我講，經過提報和討論，我們看能和社工一起幫上什麼忙。」最後對方雖然沒有答應，但表示會到近一點的馬偕醫院接受治療。膚慰貧病經驗豐富的蘇師兄，基於尊重病人意願，除了祝福，一邊也聯繫市民代表朋友盡可能多加關照。

不僅如此，只要收到花蓮慈濟器官移植中心施明蕙協調護理師傳來訊息：「師伯，要麻煩您送血了。」蘇師兄就知道，這是要將器捐者的檢體護送到花蓮慈院的機動任務，有時清晨四點鐘就要出發，到住家附近的臺東馬偕醫院去拿血，趕搭最早班五點鐘的火車送血，六點多送達花蓮交付後，接著坐八點多的火車回臺東，陪伴器捐者家屬，後續若有助念等後事需求，便著手安排找人。蘇師兄認為，身為慈濟志工，不論是急難救助、訪視關懷、跨區檢體運送；不論在醫院、回收站還是營隊，只要有人找，都會去做，不會挑工作，因為都是慈濟事。

因為過往職業訓練的關係，蘇師兄來做志工時，也會適時為病人家屬在申請補助、媒合社會資源時提供方向與建議。「每個志工的特質不一樣，我比較

理性，會去想辦法幫他們解決問題，或許法令會修改，但還是可以去相關單位詢問、了解，不要讓病人一直陷在困境。一天到晚苦在裡面，這樣病怎麼會好？」

## 生死之間 修練未止

二〇一七年一場冠狀動脈繞道手術，讓他對病苦又多一層切身的體會。原本身體硬朗、走路飛快的他，在一次家族旅行時突然出現腳麻、走不動，十五分鐘的路程休息了三趟的情況，回家後到關山慈院掛王志鴻醫師的門診，王醫師叮嚀他要來花蓮一趟做詳細檢查。因為不喘不痛，不以為意的他，隔了一個 month 才利用來做醫療志工的 time 順便掛號看診。打了顯影劑照血管攝影，驚見事態嚴重，為求慎重，再做了二五六切心臟冠狀動脈電腦斷層檢查，證實心臟三條主要血管都阻塞！「王副說就算安裝鑽石等級的支架都沒效，必須開刀。他要我自己看，這條管子，就剩下一點點可以呼吸而已，而且黑又硬。」蘇師兄才終於有感覺，這是很恐怖、要命的情況！

「那還要回去好好交代一下。不然我負責載收的幾個固定環保點沒有人處理。」生死大事當前，蘇師兄仍操心著環保任務。王副院長要他不准再去載回收了，開了兩瓶舌錠給他以防有狀況緊急使用，且隨時要有叫救護車衝回來的心理準備。「聽到的人都會怕，但是我就很淡定，想說該走的時候就要走啦！還跟家裡的人講，若手術有個萬一，不



協助放射科召集病人及就醫民眾，準備帶路前往檢查室做相關檢查。攝影／洪靜茹

能怪別人，這是我的命，我的決定，跟誰都沒有關係，是我自己身體的極限。」預先把話講明，其實想得深遠而清楚。

完成了所有的待辦事項，才安心來花蓮就醫。王副院長與心臟胸腔外科趙盛豐主任、外科部張睿智主任一起為他動手術。蘇師兄覺得自己很幸運，一路有貴人相助、上天成全，不過認真檢討下來，還是拖太久了，希望其他人不要學。他也說，因為太少看醫生了，經歷這場機會教育，讓他重新體驗當病人的感覺。

「在加護病房躺了兩週，才轉到普通病房再休息兩個星期，等於躺了一個月。術後的厭食症啦什麼症一起來，唉，有夠煩！來看我的人，叫我起來啦、叫我念佛啦，根本沒用！那時連

體力都沒有，念不到三句就又昏睡過去了。」這個經驗也讓他對膚慰有更多的體察，更能同理病人的虛弱與心情。

「我生病，才知道苦。病人苦，家屬也會苦，現在到醫院當志工，更懂得陪伴他們在苦中找出路，更能為他們著想。」

開刀完休養四個月後，接著又恢復了志工勤務。「這家醫院讓我重生，所以我一定要繼續做下去，每梯次再怎麼排除萬難還是要來。」若是被安排到外科加護病房支援，又剛好遇到動心臟手術的病人，他便以過來人的身分現身說法，安定家屬的心，每當輾轉聽聞家屬回饋，「門口那位蘇師兄都有跟我們說他也是心臟開過刀，現在站在這裡好好的，叫我們不要擔心……」是他最欣慰的時刻。

急救區與加護病房的進進出出、人生百態，無常總在一瞬間。蘇師兄認為當醫療志工，最大的學習來自病人身上，「我當醫療志工後開始茹素，把生死看得很淡，時時都會想到，什麼時候要眼睛一閉都不知道，所以非常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趕快來做想做的、能做的，尤其在醫院裡面，看到這些，有所覺悟。」

在志工生涯發揮長才，可收穫最多的總是自己，人生也愈來愈輕盈豁達。「我做文職的，本來手指一點力量都沒有，做環保以後，慢慢的，手愈來愈粗，卻也愈來愈快樂。現在也很好睡，早上三點多起來早課，中午也不用午休，做完醫院志工服務就放空，回寮房一躺下

去，三分鐘就睡著了。我很有福氣，來這邊跟師父們一同修行，很難得。」

因為難得，所以值得。與牽手一起薰法香、做環保、跑訪視，每個月安排時間齊來醫院服務，是這對資深慈濟夫妻現今生活的日常，兩人的相處模式也有了轉換。「進前挖卡派（以前我比較兇），今嘛是伊比挖卡派（現在她比我兇），挖攏惦惦聽伊貢（我都靜靜聽她講）。」以柔克剛的阿柳師姊最常「唸」他孩子小時候都不幫忙抱，蘇師兄便回說那時候軍中規定穿著制服很多事不能做嘛怎麼抱？……下半場人生，在往事裡鬥個嘴，在現下相互照應，同修共此心，同行志工路，日日有滋有味。🌱



蘇進南師兄（法號：惟樂）與太太賴阿柳師姊（法號：慮利），人生下半場樂在做慈濟。攝影／連香